

汴京历史脱口秀

赵国栋

黄河素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但这位母亲到了开封,性格就变了,变得时而温柔,时而暴戾。这是因为它的负担太重了,它从黄土高原背负了太多的泥沙,到了平原地区,止住了一泻千里的脚步,当然想歇一歇,发发脾气。明代的黄河离开开封城很近,河患也比较频繁。从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至弘治十八年(公元1525年),黄河河道摇摆不定,一会儿与沁河合流,一会儿与汴河合流。黄河这种随心所欲的游戏,使黄河下游的百姓,尤其是开封附近的百姓遭受到了空前的灾难。铜头铁尾豆腐腰,这豆腐腰指的就是开封这一段河堤。由于泥沙淤积,这一段的黄河河底竟然远远高出开封城的地面。黄河,成了居高临下的一股洪流,时刻威胁着开封人。明洪武至弘治年间,黄河决口50多次,基本上都在开封这一带。

明洪武三十年(公元1397年)至明宣德六年(公元1431年)间,黄河就在开封周边决口10次。朝廷也多次增拨钱粮治河,但由于不得其法,始终不能彻底

明代河南巡抚于谦

解决这一问题。繁华的古城开封也近在咫尺的黄河而屡遭水患。城中居民惶惶不可终日。

明宣德六年(公元1431年),兵部右侍郎于谦受命巡抚河南、山西。明宣宗朱瞻基早就闻得黄河甚为难治,因此,委派才能卓著的于谦亲自上阵。

于谦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一到河南、山西,于谦就深入民间,向百姓询问治河良策。

于谦巡抚河南、山西18年,对治河防患十分上心。作为巡抚,他不是只在巡抚衙门中发号施令,而是亲临河工第一线。于谦的巡抚衙门,据说是在今天的省府前街原市委大院一带。有一个民间故事说,于谦有次巡视黄河,见洪水不停地往上涨,河堤眼看就要被冲垮。民工们都吓傻了,丢下工具就要撒丫子。于谦豪气干云,危急时刻,一点儿也不慌乱。为了鼓舞士气,他脱下自己的官服,扔进决口中,并且向天祷告,如果洪水能退,自己就是跳进河里也心甘情愿。见巡抚如此,民工们颇受感动,害怕的情绪也没有了,纷纷担土,砍树枝来堵决口,决口竟然被堵上了。当然,于谦治河靠的是实实在

在的措施——加高加厚河堤,这才是真正有用的措施。修堤防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尤其是在当时,什么都要靠人抬肩抗的情况下。修筑黄河河堤在现在也是一项大工程,在当时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于谦不但修筑黄河河堤,还在开封周围重新修筑了护城堤。

于谦还在黄河堤岸上设置了管理人员,每一里设置一个亭,每亭设亭长一个,负责带领百姓修堤以及在大堤上种树种草。

在于谦的带领下,明正统十一年(公元1446年)铸造了一座铁犀,此铁犀高两米余,头上有一根独角。于谦把铁犀供在城北辛庄回龙庙中(后俗称铁牛庙)。铁犀背上铸有于谦撰写的《镇河铁犀铭》22句,乃四言韵语,共88字。

为何要铸造一座铁犀呢?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,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水生木,同时水克火、火克金、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。铸置铁犀镇河,是因为铁属金,金生水,乃水之母,作为金的儿子,水总不好意思去和他妈作对吧。犀是牛类,牛属坤,坤为土,土克水。所以,用铁犀镇河是“姓何的嫁给

姓郑的——正合适(郑何氏)”。现在看来,于谦好像有点愚昧,弄这个干啥,有点功夫,还不如向大堤多铲两锹土。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观念来要求古人,一是那时于谦本人可能信这个,他希望黄河安澜;二是那时的人们大都信这个,铸个铁犀能够稳定人心、鼓舞士气。

铁犀原来紧靠黄河。大概儿子长大了,母亲都要独自过活。黄河后来向北移了,就把铁犀留在了开封城的东北郊。老百姓觉得铁犀这个名字不大好懂,拗口,就直接称铁犀为铁牛,铁犀所在的村庄也成了铁牛村。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人想打铁犀的主意,但用了许多办法也没能搬动铁犀。后来,一些村民想方设法,终于保住了铁犀没被熔化。上世纪80年代,铁犀背城面对黄河方向,蹲在铁牛村村北一片麦田之中。后来,有人为铁犀修建了一座凉亭,还在周围砌了一圈围墙,铁犀算是享受了应有的待遇。当地人生了孩子,喜欢带着供品到铁犀这儿认干爹。意思是给孩子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,好让他能长命百岁。这和开封城里有些人喜欢认午朝门的石狮子为干爹是一个道理。

岁月如歌

偷得浮生半日闲

杨文依

周日下午,去市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室。想不到这里几乎座无虚席,更想不到读者虽多,却居然如此静谧。无论是在书架前悉心挑选刊物的,还是在座位上静心阅读的,都悄无声息。有几个学生边读书边做摘抄,你能清晰地听到笔尖游走于纸端的沙沙声。

置身于此的人,不知不觉间有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感觉,仿若瞬间忘却了窗外龙亭湖畔的热闹繁华,熙来攘往,忘却了心灵在凡尘中的积垢浮躁、烦恼困苦,真有点闹中取静的情致了。

在选择读本时,我有点眼花缭乱。看看这本,又看看那本,哪个都爱不释手,都想一睹为快。最终,我抱了一沓《演讲与口才》《动物世界》等,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。后来,我选了本《作品与争鸣》,坐在靠窗的位置,打开,看见一篇《水云庵》。在午后软绵绵的晴阳斜斜地照过来的光影里,慢慢地,我整个人就沉浸在水云庵的风光里,眼前浮现出一只跑跳的小黄狗,还有一个羸弱的穿着花布衫的小姑娘,在风里奔跑着,跑向宁静的水云庵。那里有个傻乎乎的哥哥,有个得道的善良的老人,有红彤彤的山花,有乖巧机灵的兔子,有巫山云雨,有皇天后土……心,慢慢变得柔弱起来,也轻盈起来,像一片飞升的羽毛。

一个下午的时光,我跌入了水云庵的山山水水,跌入了主人公的爱恨情仇。现实世界越来越模糊,滚滚红尘中的过往也渐行渐远,浮躁的心终于有了休憩的小站,有了温暖的皈依。直到日落西斜,暮色迫近,图书管理员说“要下班了”的声音在耳畔响起,我才极不情愿地从水云庵中走出来。

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在高考重压的间隙里,能让自己在书香的酣畅淋漓中活一回、死一回,似饮甘露,通体舒畅,如当了一回逍遥神仙。这样的感觉,真好!

冰荷之梦

青青 摄



悦读

用诗情点燃生命之火

——读诗歌合集《抒怀2017 现代诗精品选集》

伊人

我是个自以为比较“挑剔”的读者,但当翻开散发着墨香的《抒怀2017 现代诗精品选集》时,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欣然提笔——既是受人之托,亦是抛砖引玉。

客观地说,虽然这本诗集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算不上大手笔,但却似一股清流,给有点浮躁的诗坛带来了些许温暖和新意。近400首诗作虽篇幅短小,却彰显了诸多新人对文学的挚爱和追求,字里行间弥漫着生命的温度和厚重。正如这本诗集的孙显平主编所言,或“以虚写情”,或“以隐喻志”,或直抒胸臆,用他们的细腻和灵性,“剖析内心对生活的感触”和对生命的体味。如果说中原诗坛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,这本诗集就是

“才露尖尖角”的一株“小荷”。

《抒怀2017 现代诗精品选集》中既有当今诗坛大家的新作,又有不少实力渐显的新秀。如周瑟瑟、向以鲜、金笛、绿岛、唐成茂、李小军、王跃强、安娟英、桑瑞、高原、苏杪北、韩树俊这些诗家,又有中原诗坛在全国叫得响的吴元成、杨炳麟、刘海潮、李俊功、丁子等实力派写手,还有开封本土的王宏伟、陈思同等。他们的作品有的清新隽永、凝练厚重,有的情感朴实、文笔淡雅。这些作品不做作、不浮躁、少矫情,洋溢着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韵致。

雨果说:世界上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只有三样东西:数字、文字和音符。而诗歌正是文字与音符的绝妙组合。好的诗歌就是一团火焰、一种滋养。

诗歌的能量与生命的温度是成正

比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诗歌是另一种“深耕细作”,耕作的是思想,收获的是希望,记载的是生命的温度。单单从艺术水准看,或许《抒怀2017 现代诗精品选集》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,但假以时日,这些“唇齿留香”的诗人们一定能在新时代的大潮中,走向更远的“灯火阑珊处”……



扫一扫,即可关注文娱副刊部“汴梁有声副刊”微信公众号 djwy6688,聆听本版音频。